
三才圖會

三才圖會卷之一

雲間允明王思義續編

器用類古器

鼎　甗

舟　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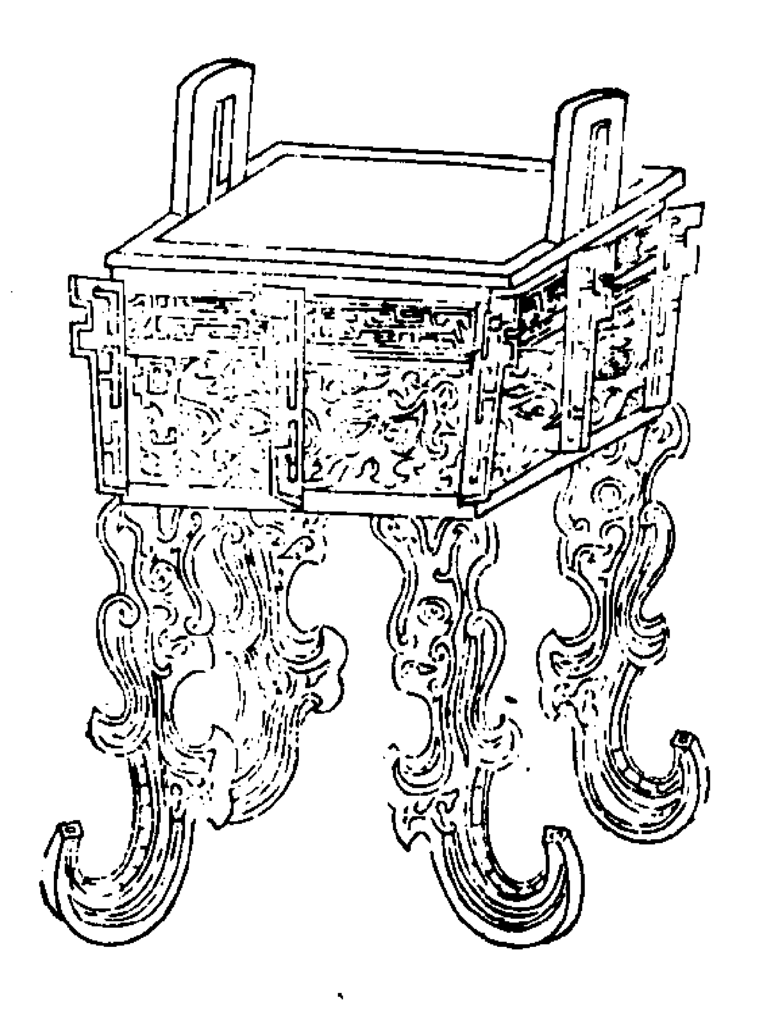
卣　甁

壺　爵

斝　觚

匏斗　卮


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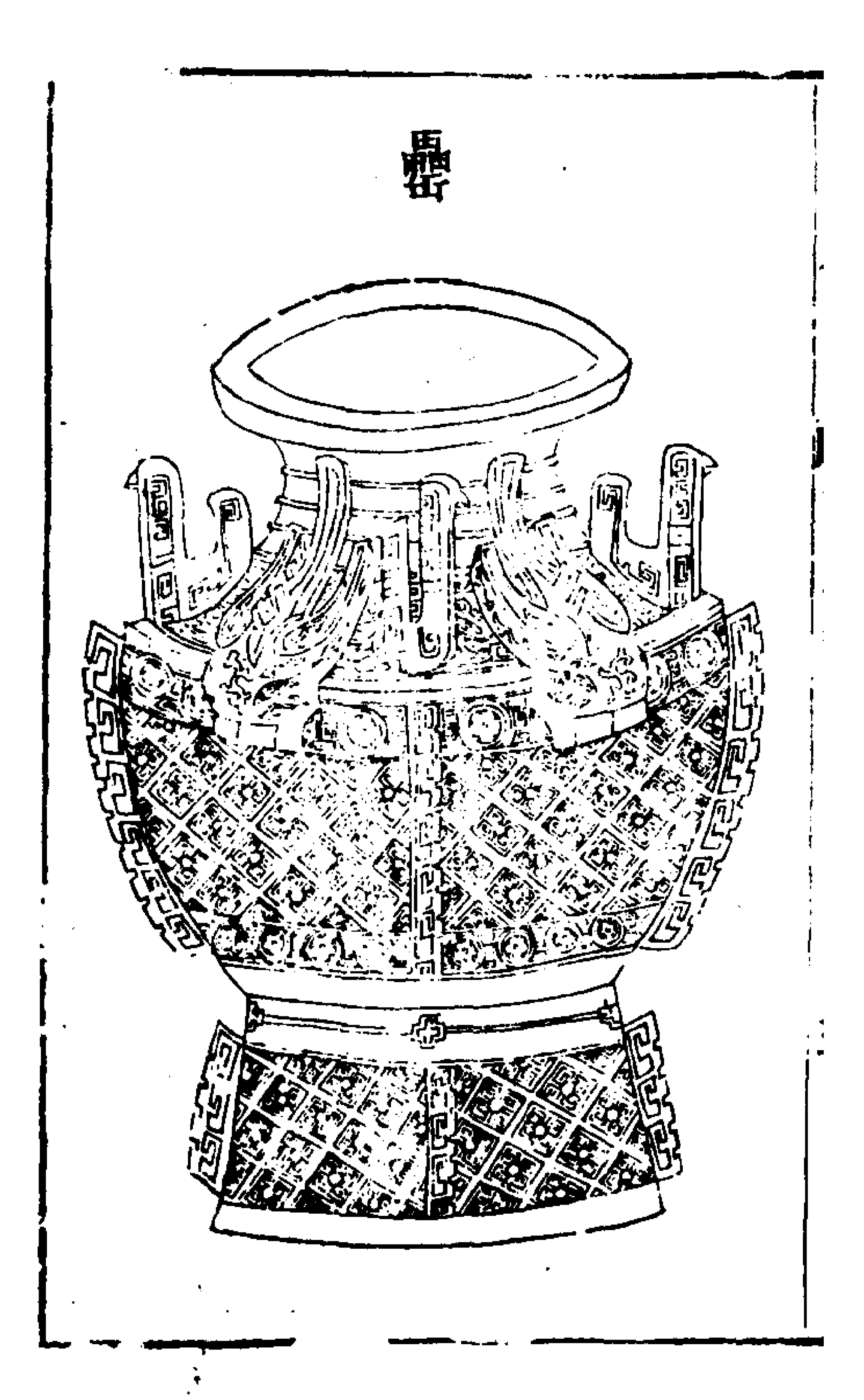
鼎彝總說

鼎之爲象也圜以象乎陽方以象乎陰三足以象三公四足以象四輔黃耳以象才之中金鉉以象才之斷象饕餮以戒其貪象蜼形以寓其智作雲雷以象澤物之功著夔龍以象不測之變至於牛鼎羊鼎又各取其象而飾焉然鼎大者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曰崇曰貫則名其國也曰讒曰刑則著其事也曰牢曰陪則設之異也曰神曰寶則重之極也士以鐵大夫以銅諸侯以白金天子以黃金飾之辨也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數之

別也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用之殊也然歷代之鼎形制不一有腹著饕餮而閒以雷紋者父乙鼎父癸鼎之類是也有鍊色如金著飾簡美者辛鼎癸鼎之類是也有緣飾旋花奇古可愛者象形鼎横戈父癸鼎之類是也有容布花雲或作雲雷迅疾之狀者晉姜鼎雲雷鼎之類是也有隱饕餮閒以夔龍或作細乳者亞虎父丁鼎文王鼎王伯鼎之類是也或如盂鼎之侈口中鼎之無文伯碩史頊鼎之至大金銀錯鼒鼎之絕小或自方如簠或分底如鬲或設蓋如敦大抵古人用意皆有規模非特爲觀美也

商之鼎二十六周之鼎八十一漢之鼎十八唐之鼎一其
圖已詳於博古圖

尊


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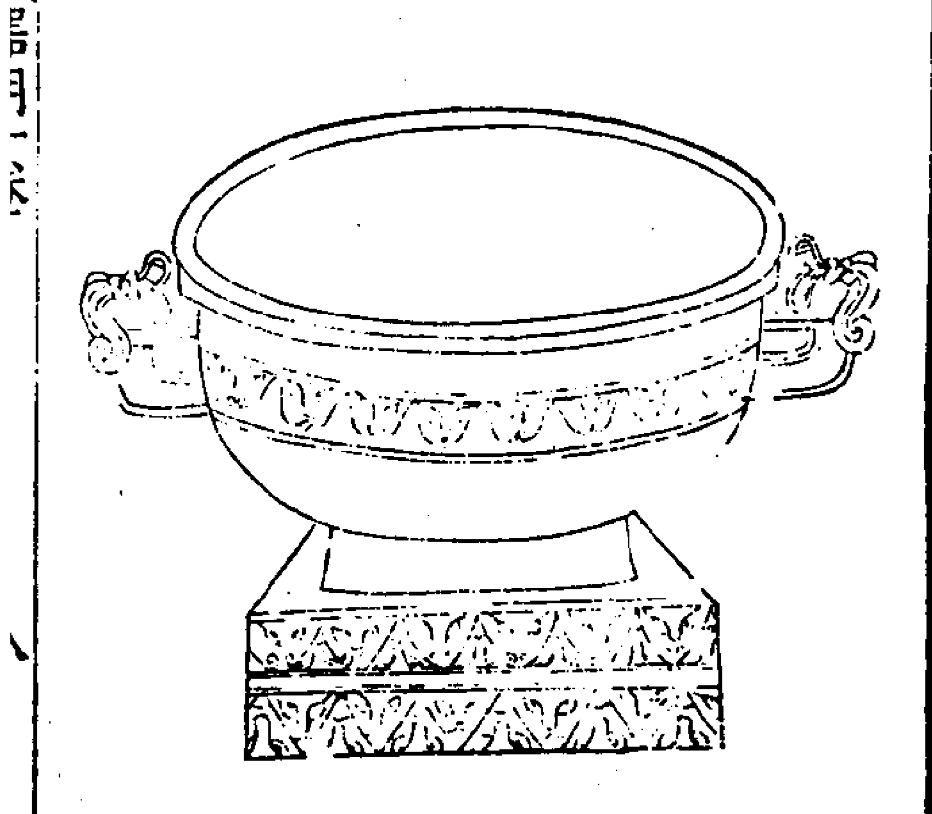
尊罍總說

在昔三代盛時凡酌獻祼將通用於人神之際故酌獻用於人亦用於神祼將所以禮神亦所以禮人是以尊罍彝舟相爲先後而行之然周官冪人先尊以尊尊而彝卑小宗伯先彝以言其用則先彝耳彝用以祼旣祼則已尊用以飲飲則必有繼之者故繼之必資諸罍此詩所謂缾之罄矣維罍之恥之義矣於司尊彝之職有六尊言其數復言其名酒正之職有八尊言其數不言其名者蓋八尊所以廣六尊之數也至於罍則一種而已有六罍所以副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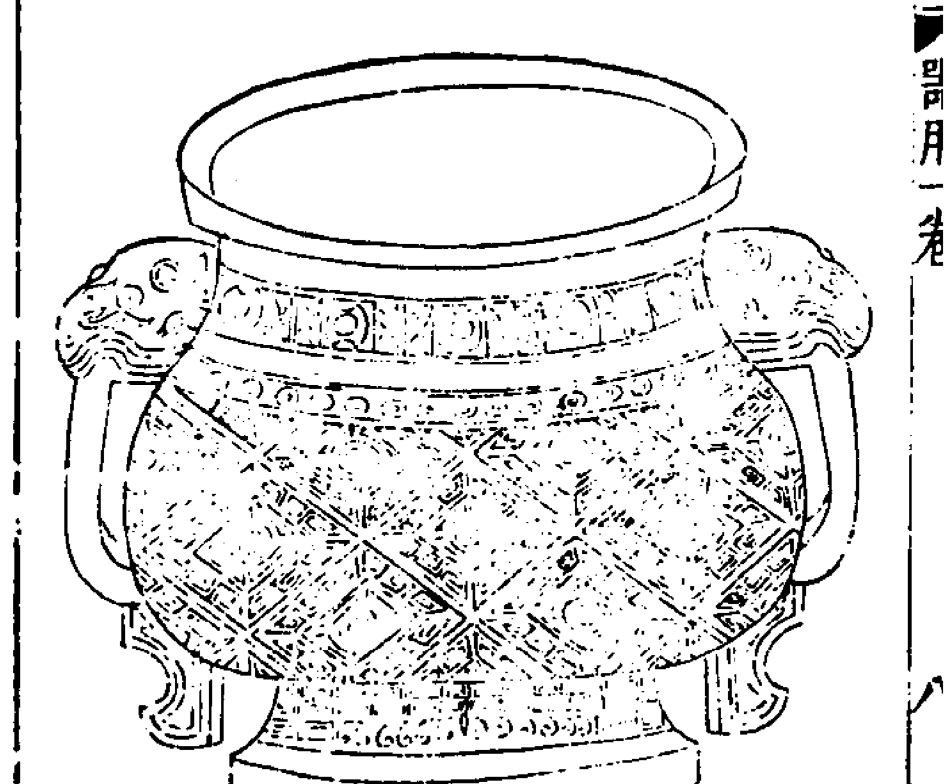
尊耳夫尊有六而在周則設官以司之辨其用與其實故有謂之獻謂之象則凡春祠夏禴其朝踐再獻之所用也謂之著謂之壺則凡秋嘗冬烝其朝獻饋獻之所用也謂之泰謂之山則凡追享朝享與朝踐再獻之所用也若夫爾雅不言尊而曰彝卣罍器也者謂彝卣罍皆盛酒尊意其尊必有罍亦猶彝之有舟此又一家之說也且尊之用於世久矣泰尊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商尊也犧象周尊也合而言之總謂之尊彝以周兼四代之禮故皆有之周官言六尊者兼得而用之也捨周官而見於

宅傳則分而言之故有所謂上尊曰彝中尊曰卣下尊曰壺凡以彝之爲常也故曰上尊而已在商之世以質爲尚而法度之所在故器之所載曰彝至周之文武制作未備商制尚或存者則尊彝之銘間未易焉今召公尊文考尊皆周時器而亦謂之彝蓋本諸此其商之尊十四周之尊十九罍八其圖詳於博古圖

舟



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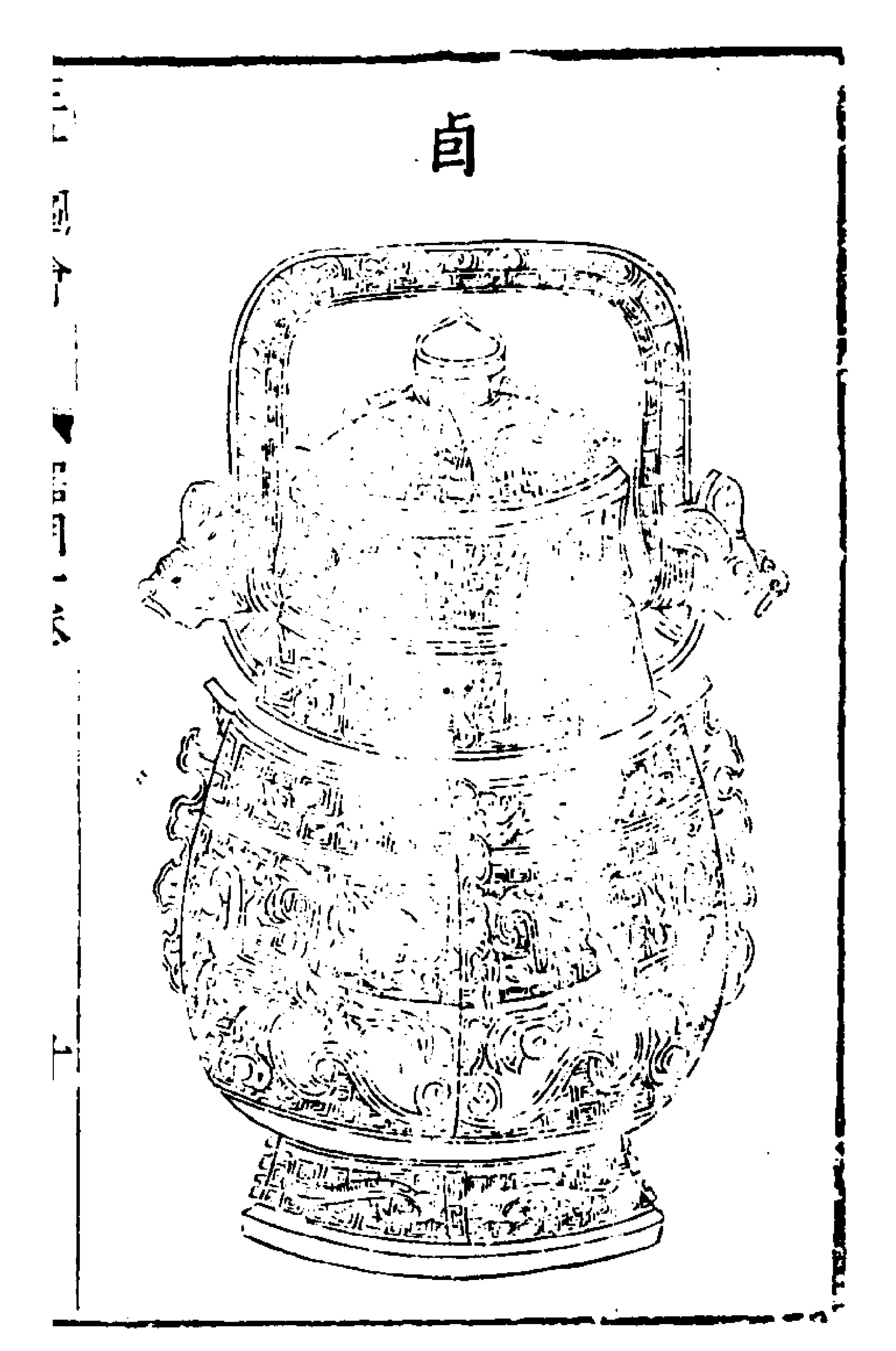


舟彝總說

周官載六彝之說則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與夫虎蜼之屬也釋者謂或以盛明水或以盛鬱鬯其盛明水則雞彝斝彝虎彝是也其盛鬱鬯則鳥彝黃彝蜼彝是也彝皆有舟焉設而陳之用為禮神之器至於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以酌以祼莫不挹諸其中而注之耳彝之有舟蓋其類相須之器猶尊之與壺缾之與罍焉先儒則以謂舟者其形如盤若舟之載而彝居其上豈其然歟今之所存有如敦足垂花舟大略與彝僅似則其為相須之器斷可見矣漢

之卅二商之彝七周之彝二十五其圖詳於博古圖

卣



卣總說

卣之爲器中尊也夏商之世總謂之彝至周則鬱鬯之尊獨謂之卣蓋周官尊彝皆有司所以辨其用與其實所謂六彝者雞鳥斝黃蜼虛也六尊者獻象著壺泰山也而祫祭則合諸神而祭之者也故用五齊三酒通鬱鬯各二尊而尊之數合十有八禘祭則禘祖之所自出者也故用四齊三酒闕一尊而尊之數合十有六是則通於鬱鬯二尊者其所以爲卣也何以言之成王寧周公之功而錫之以秬鬯二卣平王命文侯之德而錫之以秬鬯一卣皆實[illegible]

鬯知其爲卣明矣蓋秬者取其一稃二米和氣所生鬯則取芬香條達而和暢發於外卣之所以爲中者唯其備天地中和之氣非有事於形氣之末而巳凡所以錫有功賞有德亦使其不失夫至中之道故爾商之卣三十周之卣二十二漢之卣一其圖詳於博古圖

瓶



周禮壺容一斛口
徑尺足高二寸徑
尺反爵著壺畫飾

壺

瓶壺總說

禮器之設壺居一焉在夏商之時總曰尊彝逮於周監二代則損益大備故烝嘗饋獻凡用兩壺次於尊彝用於門內然壺用雖一而方圓有異故燕禮與夫大射卿大夫則皆用圜壺以其大夫尊之所有事亦爲臣者有直方之義故用方以其士旅食卑之所有事亦爲士者以順命爲宜故用圜壺之方圜蓋見於此至聘禮梁在北而八壺南陳梁在西而六壺東陳蓋東蠢以動出而有接南假以大顯而文明乃動而應物以相見之時也以壺爲設豈不宜哉

且詩言韓侯取妻亦曰清酒百壺壺非特宗廟之器凡燕射婚聘無適而不用焉故其制度銘刻不一迄于秦漢去古既久而制作愈失故有刻木繪漆皆出諸儒一時之臆論夫尊以壺爲下蓋盛酒之器而瓶者亦用之以盛酒者也此周人有瓶之罄矣之詩然其字從瓦所以貴其質而此皆銅復作螭麟鸞鵠之飾蓋古人大體至漢益雕鎪矣周之瓶一漢之瓶二商之壺三周之壺十八漢之壺三十三其圖詳於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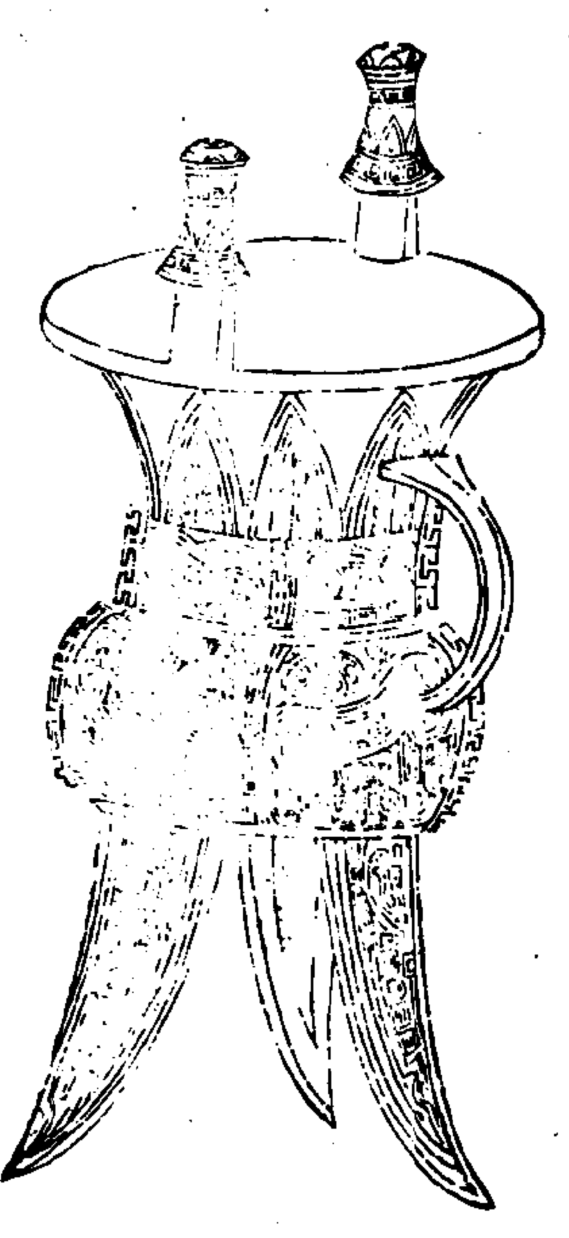
爵

爵總說

凡彝器有取於物者小而在禮實大其為器也至微而其所以設施也至廣若爵之為器是也蓋爵於飲器為特小然主飲必自爵始故曰在禮實大爵於彝器是為至微然而禮天地交鬼神和賓客以至冠婚喪祭朝聘鄉射無所不用則為其設施也至廣矣故之前世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則爵之所取者小又其為器至微也信然然周鑒前古禮文大成而特以爵名其一代之器則豈不有謂蓋以在夏曰琖在商曰斝在周

曰爵名雖殊而用則一則其取象各具一妙理耳故其形制大抵皆近似之琖從戔故三足象戈斝戒喧故二口作喧爵則又取其雀之象蓋爵之字通於雀雀小者之道下順而上逆也俛而啄仰而四顧其慮患也深今攷諸爵前若蜀後若尾足修而銳形若戈然兩柱爲耳及求之禮圖則刻木作雀形背負琖無復古制是皆漢儒臆說之學也使夫觀此三代之器則豈復有是陋哉商之爵三十五其圖詳於博古圖

斝



觚

梓人爲飲器觚三升獻以爵

而酬以觚陳氏云攴觶八觚

匏斗

右噐斗也如匏而半之樂之八音匏居一焉葢以象天地之性今斗取象於匏斯亦古人遺意

巵

巵之爲義上窮而危一而節則無危矣謂之危巳寓戒於其間也欲時動而澤物則文之以雲雷



觶

是器觶也通體作雷紋間以饕餮純緣下環以十二山今尊罍瓠爵類以山形爲之飾觶其類也故設飾畧相似

禮記曰口徑五寸中深四寸強底徑二寸

角

是器畧類父巳角而特小兩面爲雷紋饕餮飾以牛首然兩弓狀皆弛而不張蓋示其耀德不觀兵之義亦若倒戈示其不用耳古者有文事必飾之以文有武備必飾之以武於其大饗之禮猶有白黑形鹽以耶其武而況用於飲器間闕勝者飲不勝於闕固存此義

斝觚斗卮觶角等總說

自三王以來各名其一代之器至周則又復推廣然皆所以示丁寧告戒之意若曰斝曰觚曰斗曰卮曰觶曰角之類是也嘗讀詩至賓之初筵有曰賓旣醉止載號載呶其終也至於由醉之言俾出童羖然後知酒之敗常有如此者敗常若是安得而不喧哉先王制斝所以戒其喧也又曰側弁之俄屢舞傞傞而繼之以醉而不出是謂伐德然後知酒之敗德有如此者敗德若是安得不孤哉先王制觚所以戒其孤也至於斗亦法度之所在昔人固有酌以

大斗者若成王養老乞言而載於行葦之詩者也惟巵不見於禮經而莊周謂巵言日出者以其言猶巵之用有反復而無窮焉且玉巵上壽見於漢祖而樊將軍亦有巵酒之賜則知巵之爲器其來尚矣若夫觶與角則以類相從故昔之禮學者謂諸觴其形惟一特於所實之數多少以名自是而判焉故三升則爲觶四升則爲角及其飲也舉者舉觶卑者舉角如是而已耳然禮失於古遠之後而舉爵飲器之類往往變而用木形制既陋而復加以髹漆內亦外黑彩繪華飾悉乖所傳是非莫得而考正矣周之舉

十五漢之爵一商之觚十六周之觚十九漢之壺一漢之卮四商之觶三周之觶二周之角一其圖詳於博古圖

是器作牛首頸頷狀可
爲飲器角間又絡以絧
紐仍以魚骨小索貫
鼻而鎔冶之工非今人
可到詩所謂酌彼兕觥
者其近似之

杯

右高二寸十
分深二寸六
分口徑二寸
三分闊三寸
二分容三合
共重八兩

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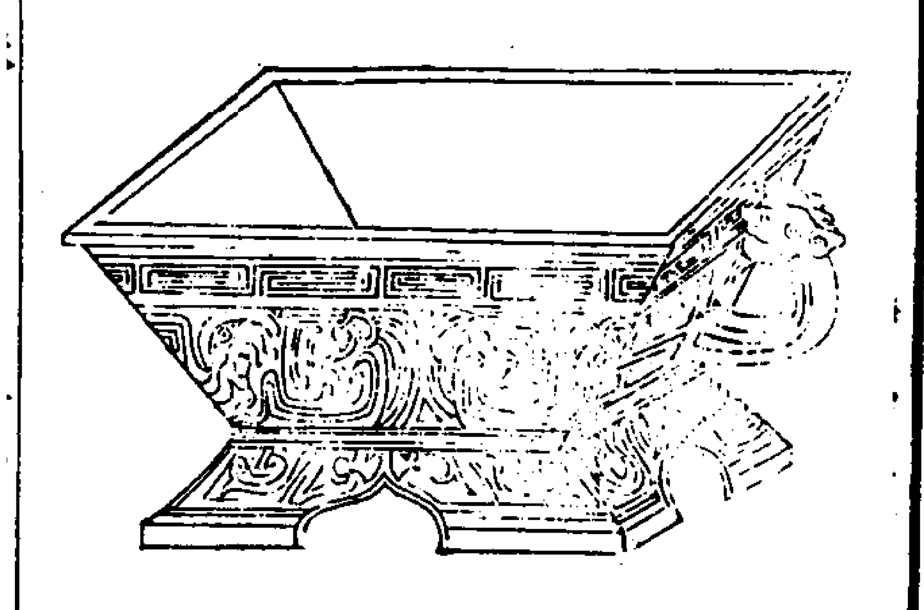
敦總說

是敦也以制作求之則制作不同上古則用瓦中古則用金或以玉石或以木以形器求之則形器不同設蓋者以爲會無耳足者以爲廢或與珠槃類或與簠簋同以名求之則名不同或以爲士簋或以爲玉盦以用求之則用不同或以盛血爲尸盟者之所執或以盛黍稷爲內宰之所贊以數求之則數不同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小宰則曰主婦執一金敦黍此敦之制故不可以類取之也今歷觀其器書畫蟲鏤因時而制踵事增華變本加麗求合於

古則不可得而定論故今所見形器一體而類多者有若鼎三足腹旁有兩大耳耳足皆有獸形其葢有圈足却之可置諸地者如郍敦伯庶父敦宰辟父敦之類是也其間形器不一方之郍敦諸器小異而無葢若哆口圈足下連方座者毀敦是也上鈂兩耳者周姜敦是也耳有珥足作圈者伯敦雁敦周虔敦是也自毀敦而下四器雖形器不一終不失敦制而又皆銘之爲敦因以附諸敦之末商之敦一周之敦二十七其圖詳於博古圖

簠

外方內員曰簠盛稻粱之器口員徑六寸足高二寸挫其四角所盛之數及葢之形制與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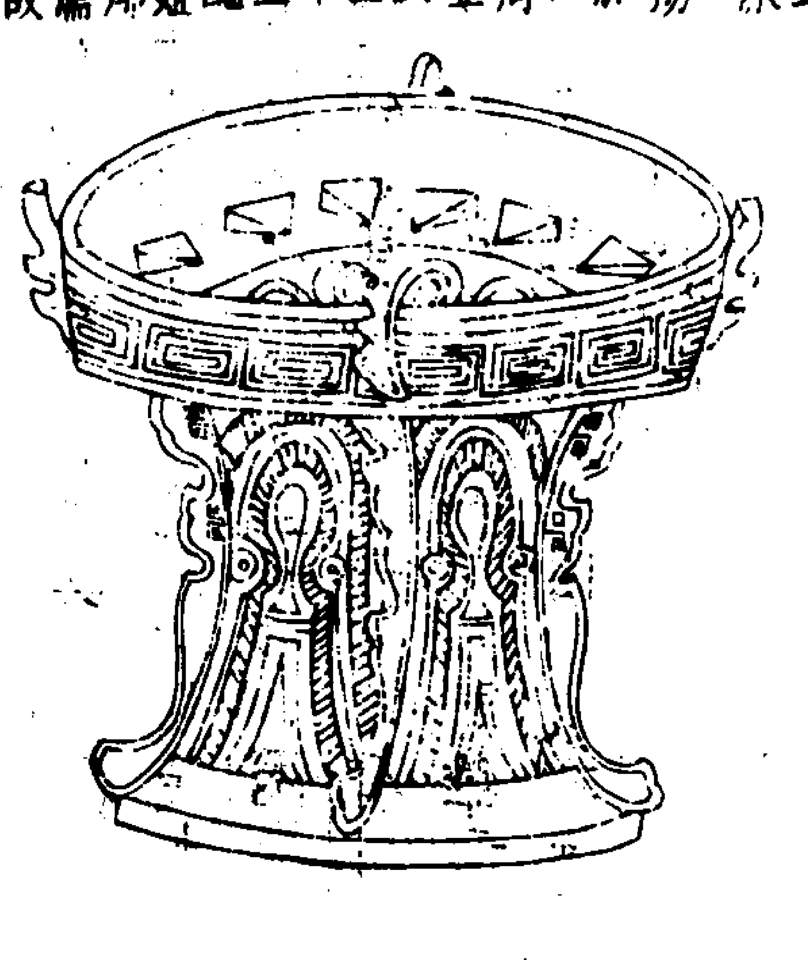


簋

内方外員曰簋盛黍稷之器有蓋象龜

豆

豆三禮舊圖云豆高尺二寸漆畫赤雲氣諸物飾以象天子加玉飾皆謂飾口足也又鄭注周禮及禮記云豆以木為之受四升口圓徑尺二寸有蓋盛昌本脾豚胉析之韲醓蠃兎鴈之醢韭菁茆筍之菹肉之屬鄭注鄉射記云豆宜濡物籩宜乾物故也



鋪

觀此形制雖承槃小異於豆然下為圈足宜豆類也攷禮圖有所謂豐者亦與豆不異鄭玄謂豐似豆而卑者是也是器形全若豐然銘曰鋪者意其錦鋪薦之義鋪雖無所經見要之不過豆類蓋銘之有或異者是宜列之於豆左也



簠簋豆鋪總說

禮始於因人情而爲之蓋以義起而制之使歸於中而已明以交人幽以交神無所不用必寓諸器而後行則簠簋之屬由是而陳焉故見於禮圖則以簠爲外方而內圓以簋爲外圓而內方穴其中以實稻粱黍稷又皆刻木爲之上作龜蓋以體蟲鏤之飾而去古益遠矣曾不知簠盛加膳簋盛常膳皆熟食用匕之器若如禮圖則畧無食器之用今三代之器方圓異制且可以用匕而食復出於冶鑄之妙而銘載粲然則先王制作尚及論也豈刻木鏤形者

所能髣髴哉至於豆則乃其實水土之品亦所以養其陰者夏以楬豆商以玉豆周以獻豆制作雖殊所以爲實濡物之器則一也昔醢人掌四豆之實凡祭祀供薦羞則豆之用於祭祀者如此士昏禮設六豆於房中則豆之陳於昏禮者如此以之示慈惠之燕訓恭儉之饗亦待此以有行者也是以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七凡以尚德也鄉老六十者三七十者四八十者五九十者六凡以尚齒也若夫劉公鋪與夫君養鋪之二器舊以其鋪之聲與簠相近因以附諸簠今

攷簠之器方而鋪之器圜又似與豆登畧無少異故其銘前曰君作養鋪而疑生之豆亦曰養豆則是其銘亦近之疑銘之以鋪者有鋪陳薦獻之義而其器則豆耳故以附于豆之末云周之簠一周之簠三周之豆四漢之豆二周之鋪一其圖詳於博古圖中

甗

是器甗也所以爲炊烝之具三面設饕餮之飾間以雷紋如地珠相屬下有垂花間作三象出身爲足中有鬲可以熟物古人創物之智其所以追形範理爲備於此

錠

說文以錠爲鐙鐙則登而有用者銘曰虹燭者取其氣遷如虹之羨殆薦熟食之器但閼其蓋而不完日王氏者未審其爲誰也曰第一則知爲虹燭者數不特此耳

甗錠總說

甗之為器上若甑而足以炊物下若鬲而足以飪物蓋兼二器而有之或三足而圜或四足而方考之經傳惟周官陶人為甗止言實二鬴厚半寸脣寸而不釋其器之形制鄭玄乃謂甗無底甑而王安石則曰從鬳從瓦鬲獻其氣甗能受焉然後知甑無底者所以言其上鬲獻氣者所以言其下也然說文止謂為甑蓋舉其具體而言之耳五方之民言語不同故各為方言以自便是以自關以東謂之甗或謂之鬵至梁乃謂之鋖或謂之酢餾名雖不同所以

爲器則一而已是甗也有銘曰彝者謂其法度之所寓而有常故也其後復有名鋌者用以薦熟物其上則環以通氣之管其中則置以蒸飪之具其下則致以水火之齊蓋致用實有類於甗故有所謂虹燭鋌與夫素鋌者於是咸附之於甗末焉商之甗七周之甗五漢之甗一漢之鋌一其圖詳於博古圖

鬲

是器鬲也與它器無小異但所受稍大三股各作一饕餮形下齧其足饕餮之間錯以雷紋純緣而下復環以夔三分其體而介之以鼻左右從橫視之皆成獸形考諸商器類多似此

鍑

是器似釜而口斂口之上且載扃焉以此熟物也體純素無紋



鬲鍑總說

鬲與鼎致用則同然祀天地禮鬼神交賓客修異饌必以鼎至於常飪則以鬲是以語夫食之盛則必曰鼎盛語夫事之革則必曰鼎新而鬲則特言其器而無義焉亦猶簠所盛者稻粱簋所盛者黍稷而已故王安石以鼎鬲之字爲一類釋之以謂鼎取其鼎盛而鬲言其常飪其名稱其字畫莫不有也今攷其款信然且爾雅以鼎款足者謂之鬲而博雅復以鬷鏤鬲鍑規鬲鍪皆爲鬴則鬲鼎屬又鬴類也然而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則名亦隨異故北燕朝鮮之

間謂之鋘或謂之鈃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錡或謂之鏤惟吳揚之間乃謂之鬲名稱雖異其實一也漢志謂空足曰鬲以象三德蓋自腹所容通於三足其製取夫爨火則氣由是而易以通也若鍑之爲器則資以熟物而許慎謂似釜而大口蓋是器特適時所用非以載禮今考其所存則鎔範以成者似異乎許氏之說豈非不必拘於形製徒取諸適用而然乎商之鬲一周之鬲十四周之鍑二其圖詳於博古圖

盉



盉總説

夫盉盛五味之器也其制度與夫施設不見於經惟説文以謂從皿從禾爲調味之器王安石以謂和如禾則從禾者蓋取和之意耳且鼎以大烹以資此以薦其味也鬵以常飪資此以可於口也雖然言其器則山其口以盛物者皆皿也惟中而不盈則爲盅夃而多得則爲盈合而口歛則爲盒曰水以湅則爲盥凡制字寓意如此則盉之從禾豈無意哉昔晏子謂和如羮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即火均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而史伯亦

謂以他平他謂之和則和者以其衆味之所調也今考其器或三足而奇或四足而耦或腹圓而匾或自足而上分體如股膊有鋬以提有蓋以覆有流以注其款識或謂之彝則以法所寓也或謂之尊則以器可尊也或謂之卣則又以其至和之所在也噫太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則盉也宜非所尚迨夫三酒具而鉶羹設則自是而往有以盉爲貴者矣商之盉二周之盉十漢之盉二其圖詳於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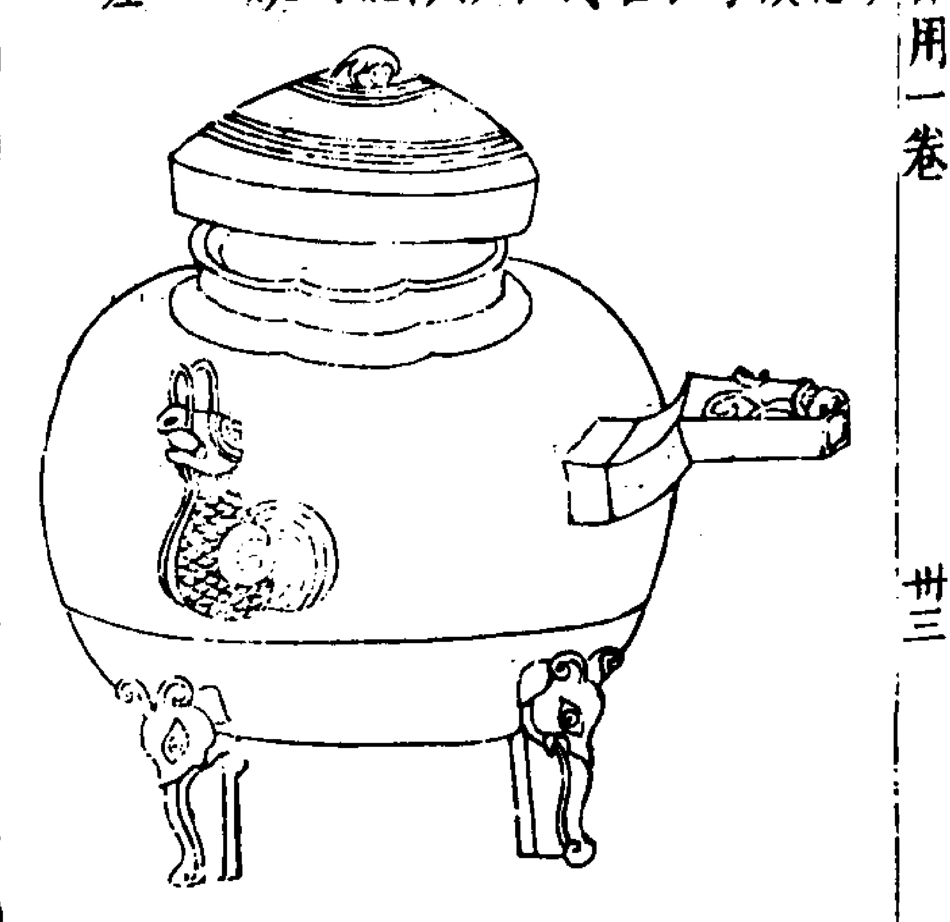
是器純緣外著以交虬兩耳作連環所以便於提攜以圈爲足而器之中純素畧無文彩大槩與周伯戔盦相肖特闕其蓋耳

盦



鐎斗

此器流蓋與柄多爲物象而乏古意足飾以熊者秦漢以來奩具印鈕每作此狀蓋熊男子之祥取其有所堪能故也常攷三代之時九旗名物各有等差惟上得以兼下而下不得以兼上於是有蛟龍之旂熊虎之旗鳥隼之旟龜蛇之旐漢之鐎斗有具四象有爲熊足亦並若九旗之有等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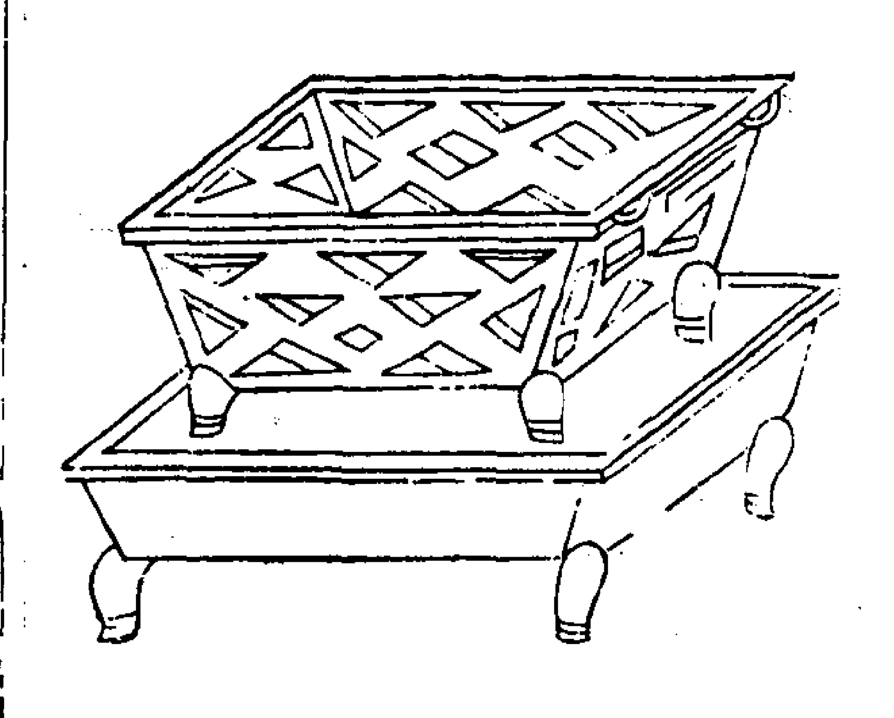
是器飾以蟠虬凡飲食之器飾以虬者皆是也若乃甈所以盛醯醢之物固亦狀此耳

甈

是器蓋溫水器也狀如匏圜而純素有一耳作綯紐若屈巵舉罌而置之鑪竈閒以烹木也形制純雅無紋而氣韻自古宜非近世所有殆漢器也

冰鑑

方如斗四傍塵鏤底作風竅承以大盤立之四足豈非置食於上而設冰於盤使寒氣通徹以禦溫氣耶大抵漢唐之器致用設飾畧相做象然所以異者漢鑑圓而唐鑑方漢鑑近於古而唐鑑則近於今矣故不得不辨昔鄭玄爲鑑如斯大口以盛冰觀此鑑與鄭說不同然又井漢之製作宜李唐精工所能到也



三旁掩上其柄可持其底鏤空寘冰斗也古人制器皆因時而爲之若夏則有冰鑑冰斗於此器畧相似而有見於周官令冰斗雖不得而考要之後世所作也

盦鐎斗瓿罌冰鑑冰斗總說

器爲天下之用而有合於禮者有適時而便於事者合於禮則若尊罍醆斝籩豆簠簋之屬是也其或燕私之所奉滋味之所養寒暑之所宜則處尊展貴而肉食者固異乎藿食卑賤之等倫又安得無供承之備以致其用乎故有鐎斗焉以待酬酌有瓿焉以具醯醢齏醬方其寒則資諸溫而禦彼重陰凝沍之氣方其暑則資諸朝覲所出之冰而祛其煩燠之燀出是湯罌冰鑑冰斗各順時而出焉雖然尊彝之器考諸漢唐曾無一二而鐎斗冰鑑復不覩商

周之制作者何也嘗試議之夫無見於今者未必皆無也但禮隨世變所用有異耳蓋自周而上以禮為實用故禮器之末者或畧焉而於本特致詳自周而下以禮為虛文故禮器之大者或畧焉而於末為曲盡惟其本末詳畧之有殊所以見於世者多寡有無之或異也周之盦一漢之甗十二周之甈八漢之罌一唐之冰鑑一漢之冰斗一其圖詳於博古圖

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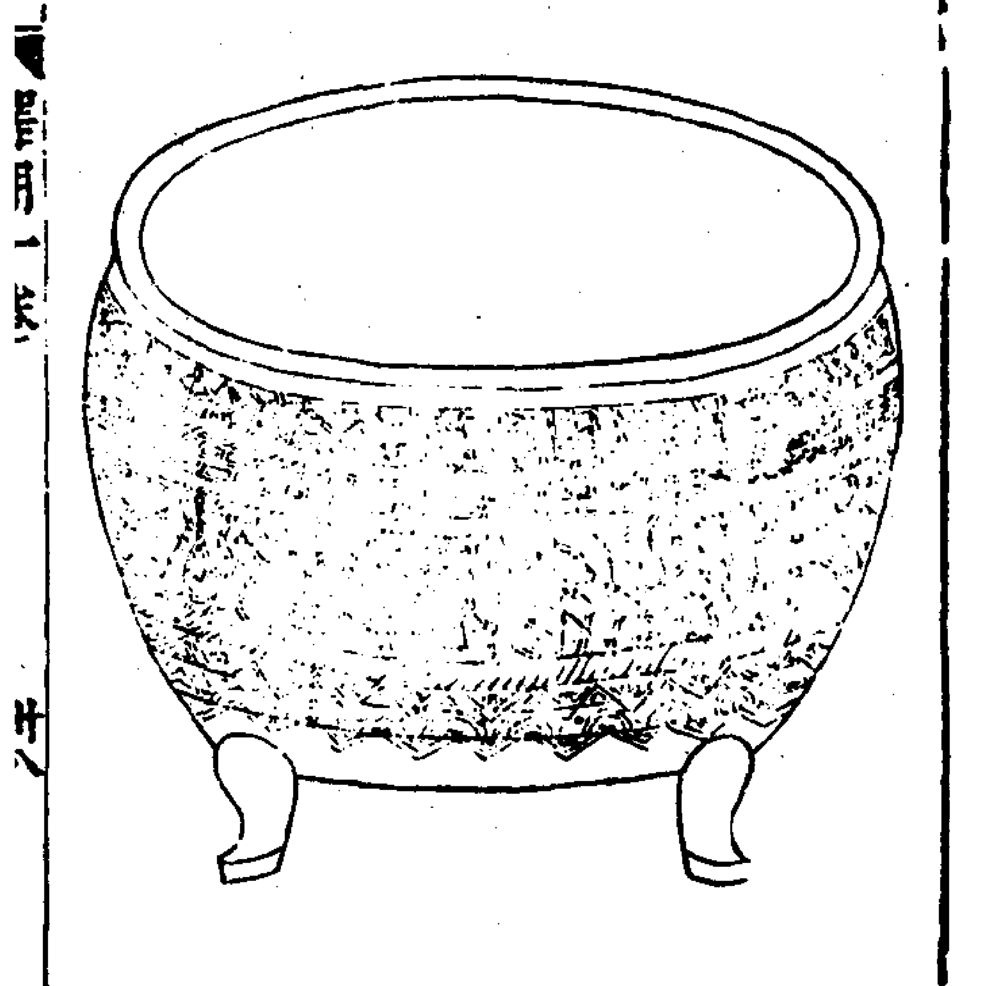
匜盤

禮記匜者盥水洗手之器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沃盥洗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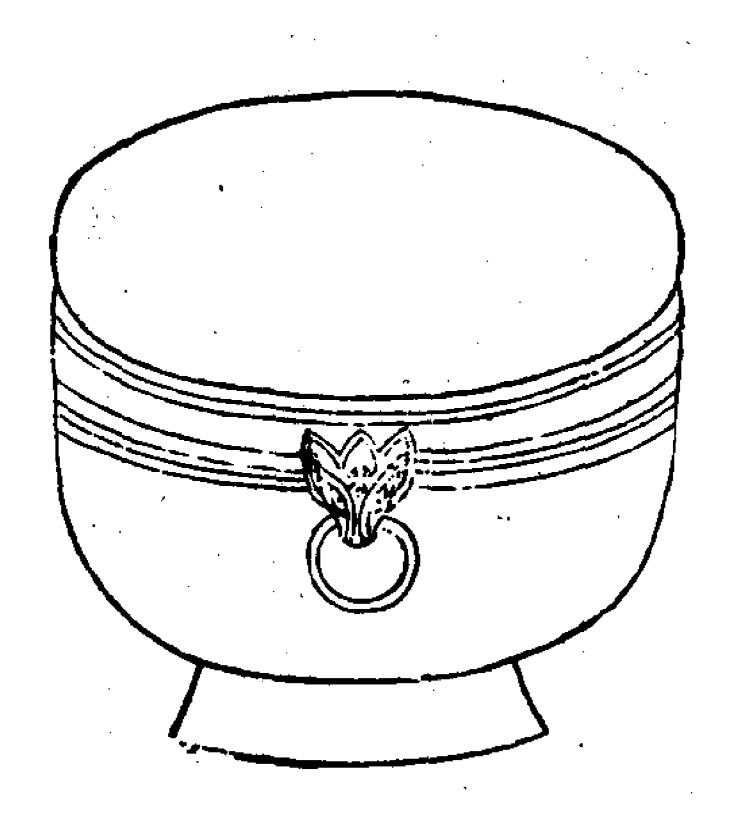
洗

無飾漆赤中口圓徑八寸上下空徑一尺五分無足容受與犧尊同



盆

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用以盛物甄土爲之



鋗

鋗重十斤元康元年造外復有一扶字按漢孝宣帝即位之十年乃改元康而是器蓋元康元年造也其扶字乃號耳如好畤鼎之用山字是也

杅

是器形如罌純素無紋連貫以提梁便於將挈也然與商周之器制度不類宜列於漢

匜匜盤洗盆銗杅總說

公食大夫禮曰小臣具盤匜鄭玄謂君尊不就洗賈公彥又援郊特牲不就洗之文以謂設盤匜所以爲君尊崇義從而和之且陳開元禮謂皇帝皇后太后行事皆有盤匜而亞獻已下與攝事者皆不設以顯君尊不就洗之義是皆執泥不通之說殊不知內則論事父母舅姑之禮而曰杖屨祗欽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夫論事父母舅姑而言及於匜則是亦衆人之所用耳豈人君獨享者哉若或不然則季加鉅伯安得而作之也雖非人君所獨

享然惟饑乃用則其用亦未嘗敢易也觀其鋬皆作牛羊
脊尾狀按易以坤陰爲牛而坤以順承爲事故物之柔順
者莫過於牛葢匜爲盥手瀉水之具而義取於順承理也
若夫盥之棄水必有洗以承之禮圖所謂承盥洗棄水之
器者是也惟以承棄水故其形若盤抑嘗見有底間飾以
雙魚者爲其爲承水之具故也然古人稱之有曰匜盤而
不謂之洗葢盤以言其形洗以言其用而𦋐崇義乃以盤
洗爲二器所謂盤者正與此洗相類而洗復若壺形而無
足又以菱花及魚畫其腹外與此頗不相侔然承棄水者

宜莫若盤則作壺形者疑非古制矣崇義圖說稱之於器
其乖戾不合者非特如此按圖而考者不可不辨也若夫
盆銅者亦盥滌之具但洗淺而銅深惟盆居中焉又有所
謂槃者特大而深如洗之用盥盤之用冀舟之承彝皆其類
也故附諸匜洗之末識者當以類得之商之匜三周之匜
十一漢之匜二周之匜盤二周之洗三漢之洗三漢之盆
一漢之銅一周之杅一漢之杅一其圖詳於博古圖

海馬狻猊鑑



鑑總說

昔黃帝氏液金以作神物於是為鑑凡十有五採陰陽之精以取乾坤五五之數故能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通其意以防魑魅以整疾若歷萬斯年而獨常存今也去古既遠不可盡攷世有得其一者載其制度則以四靈位四方以八卦定八極十有二辰以環其外二十四氣以布其中而妙萬物運至神者蓋託於形數之表其在有周冶鑑之數亦有十三蓋體諸閏月以其十二則按十二野其一則為鎮於中州世言其象亦云列五嶽布七神為十五獸間

十四方而方有四篆字且不載其所以施設之方獨周官之書謂鑒取明水於月以其足以感格者然也漢唐之器然其規模大抵皆法遠古是以圜者規天方者法地六出所以象諸物八方所以定其位左右上下則有四靈錯綜經緯則有五星具一日之數則載之以十有二辰具一歲之數則載之以十有二月周其天者有二十八宿拱其位者有三神八衛或象玉女之起舞或肖五嶽之真形凡九天之上九地之下所主治者莫不咸在則其取象未嘗不有法也是以制作之妙或中虛而謂之夾鑑或形蜿而名

以浮水以龍蟠其上者取諸龍護之象也以鳳飾其後者取諸舞鸞之說也以至或爲異花奇卉海獸天馬羽毛鱗甲之屬或爲嘉禾合璧比目連理瑞世之珍或乳如鍾或華如菱至於銘其背則又有作國史語而爲四字有效栢梁體爲七言或單言之不足或長言之有餘或以紀其姓名或以識其歲月如言尚方玉堂者用於奉御也如言宜官宜侯王者用之百執也如言宜子孫者用以藏家也若千秋萬歲之語則所以美頌者如此作十六符篆則所以辟邪者如此然則雖曰漢唐之物其稽古必自此始耳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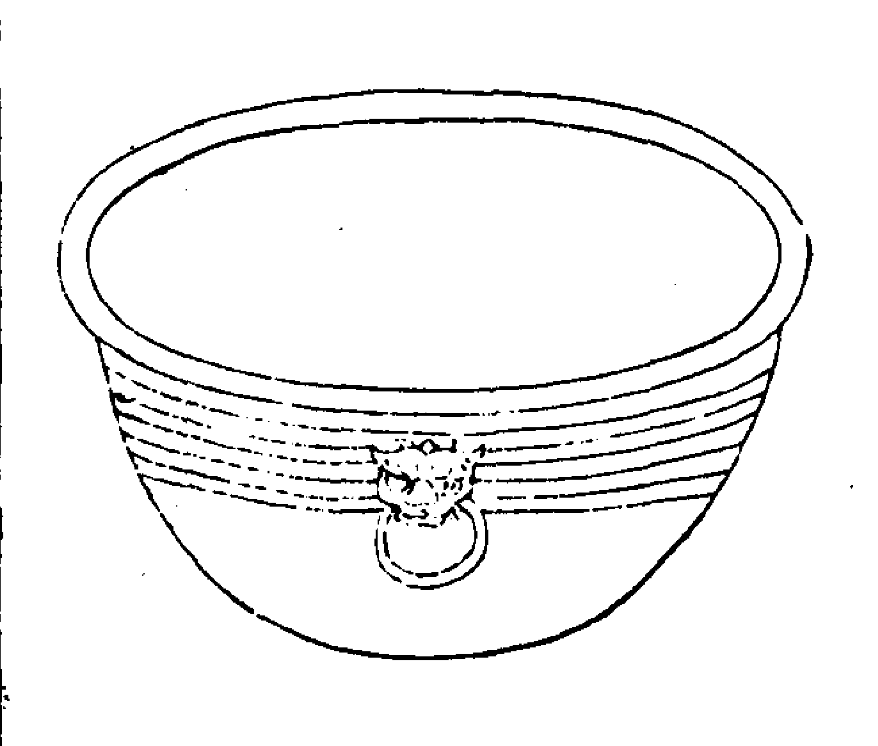
之鑑六十三隋之鑑一唐之鑑四十四其圖詳於博古圖

舞鏡

李氏録云漢武帝時舞人所執鏡也

獸環盂

右容七升無銘識餘未考按說文盂飰器也禮記玉藻浴出杅履蒯席浴器亦曰杅則大小不一也荀子曰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則方圓不一也



大官銅鍊

銘三十二字

大官銅鍊容一斛建武十九年工杜陽造重一鈞令吏曰歆守令蘇吳大掾臨掾恭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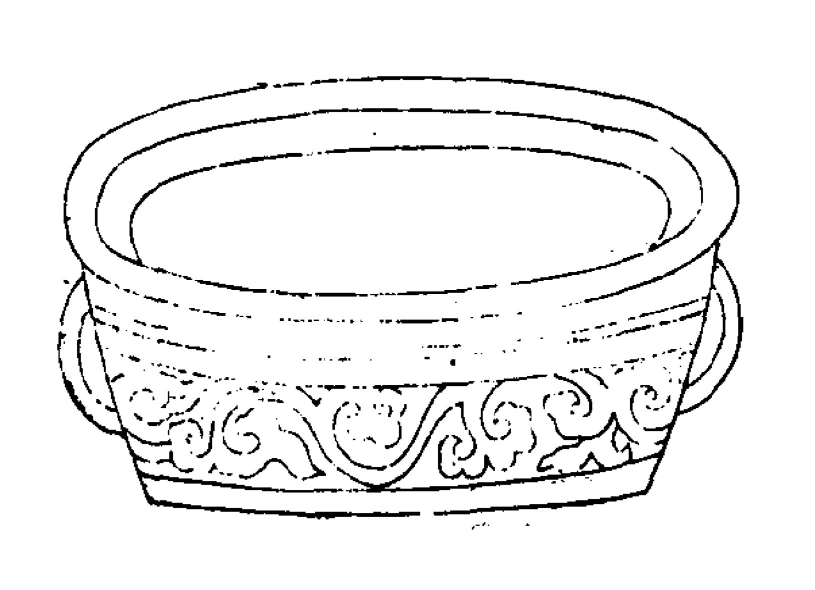
高二尺口徑八寸腹圍五尺一寸銘三十有二字按此器形制如壺而謂之銅鍊未詳或云柬或从重字與銅鍾同金鍾量器也

伯盞頮盤

銘三十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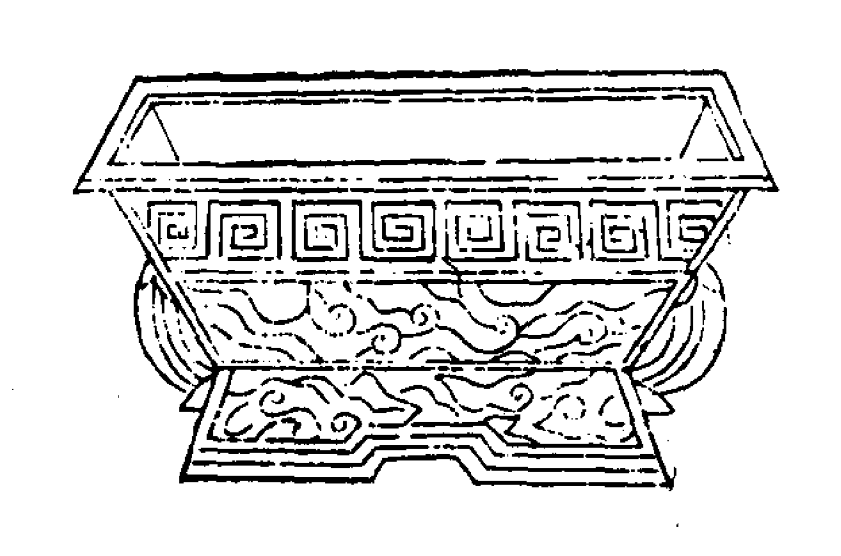
[seal-script inscription, 33 characters]

此得於河內徑尺深二寸足高寸半銘三十有三字按此器與之鐀盦二物皆曰邛仲之孫伯戔自作所得於河內太行山石室



金

按舊圖云咸平年同州民湯善德獲於河濱以獻此器與後所圖張中及史剌二器形制全相類銘皆從匚韻瓦局而文不同此器從金張中器從夫史剌器從山亦金字医字即古簠字金與簠聲相近又形制皆如簠而方文雖不同疑皆簠也此得於藍田形制皆同縮七寸有半衡九寸有半深二寸容四升唇蓋有銘



張中簠

銘五十字

熏爐

銘三十六字

齊安宮銅熏爐
容五升具蓋重
五斤六兩神爵
四年四月宮嗇夫
忠佐吏二人家
丞造第百廿一

此得於京師重一斤三兩銘三十六字按齊安宮不可考銘云重五斤六兩以今權校之三兩十八銖當漢之一斤

侈耳匜鼎

銘一字

[illegible]

史剢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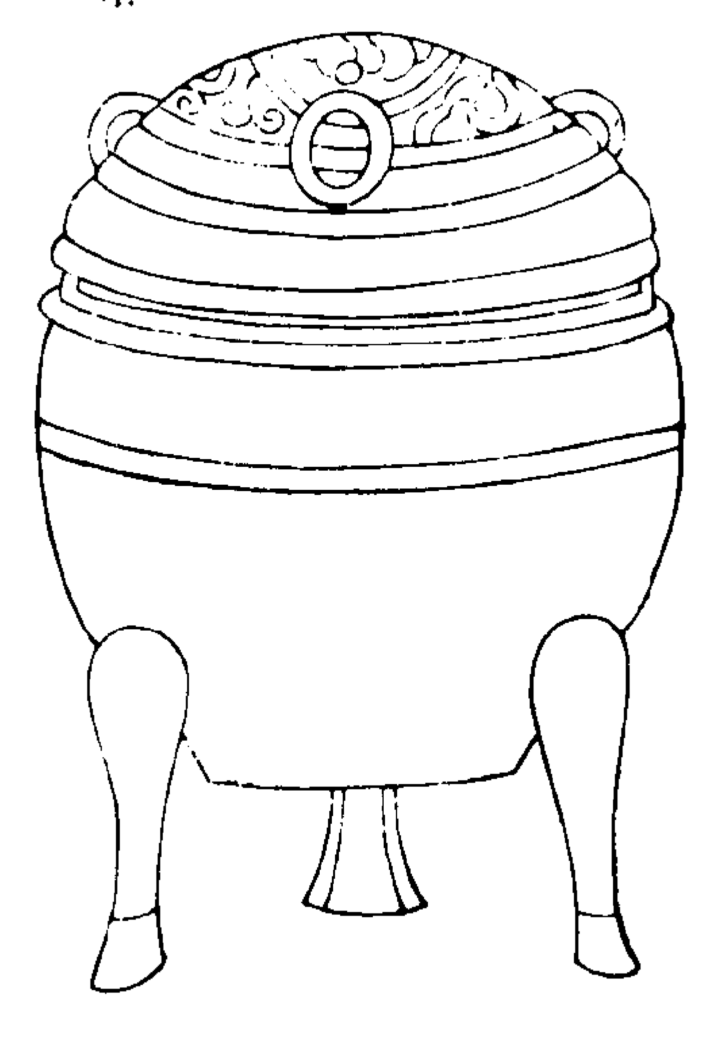
銘四字

史剢乍匜

此得於扶風量度未考銘四字

鬵

爾雅融謂之鬵鬷文云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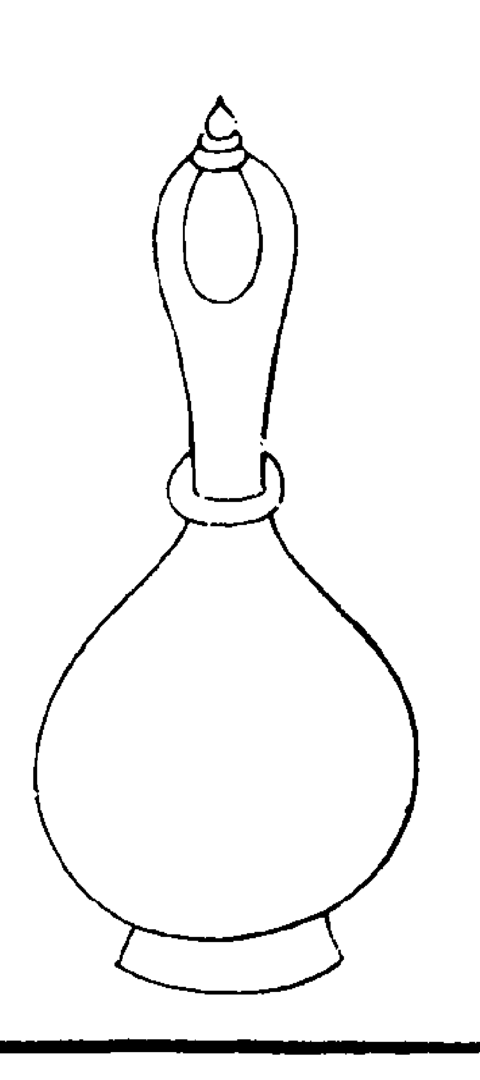


攜瓶

高八寸有半深七寸有半徑才有三分容二升二合無銘識李氏錄云吏部蘇尚書子容頃使虜中於帳中嘗見之

溫壺

高一尺三寸深一尺二寸三分徑寸容七升無銘識李氏錄云溫器也以貼湯而窒其口自環以上手主之環以下足主之



此容三升銘二字在足餘未考

癸舉

按此器與觚形制略相似其容受有加與禮書不合姑附於此

銘二字

鐙

高六寸有半面徑五寸深四分無銘識按公食大夫禮大羹湆實於鐙匕文从金登金豆也爾雅瓦豆謂之登則金豆不嫌同名漢制多有行鐙形制類此其中有、堉以爲燈炷而加膏油爲說文主字作生亦象燈形古之燎燭皆以薪蒸未有膏蜜厥後知膏油可以供照爲、於鐙而用之因名

深二寸三分縮四寸九分衡六寸有半旁一耳有承槃如舟有足黍量校之容三升四合按古

琖盤

之杯形如橢此器亦然周禮尊彝皆有舟注云若今承槃則漢之杯琖尔有承槃其形如舟即古舟也